

正义路

正义路的名字肯定是后来起的，因为在清朝这里还是一条河，水是从天安门前的金水河里流过来的。我猜想大概是清末建六国饭店时顺便建的它（现在六国饭店的旧址还在它的路东），它的洋味儿才在老北京城里是那样明显吧？它是一条长带状的街心花园，说长，只是童年时的感觉，其实，它也就一里多长，春尽心老，和孩子时距离计算法则是不一样的。

那时，我家离正义路很近，那里特别的安静，没有现在的椅子，树很密，花很多，尤其是春末的蔷薇，总是开在我的记忆里。星期天，家里乱又挤，我常常到那里去温习功课，一坐一个下午，一直到晚霞飘散，蒙蒙的雾霭和斑驳的树影模糊了书上的字迹。一地新绿鸟相呼，清风和以读书声，最美好的记忆全在那里了。

最有意思的是，第一次和女同学约会，也是在那里。那时，我们都上初三，因为马上就要考高中，我考本校，她考一所远在郊区能够住校的学校，分别之际，小小的心竟也缠绵起来，跑到那里去话别。我们是邻居，却做贼心虚地一个先来，一个后到，别人没笑话，自己先脸红了。是春天，坐在蔷薇丛旁的石头上，柠檬黄的蔷薇开得正旺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一分手竟是三十多年，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一个电话打来，她刚从上海回到北京，人正在崇文门地铁站。我去崇文门，只觉得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三十多年的时光都浓缩在眼前车水马龙的喧嚣之中了。沿着前三门大街边走边说着话，不知不觉走到了正义路，两人的眼睛不禁同时相互

一望，瞬间链接起了可笑却也纯真的童年和少年。已经找不到当时的石头，却还能够看见蔷薇丛，一簇簇依然怒放着，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的花丛了，但那一棵棵枝叶繁茂的大树肯定还是当年的。

一个地方，就这样和一个人的记忆与生命联系在一起。一次次搬家，离正义路越来越远。我还愿意常到那里去走走，总觉得北京城现在建设得越来越繁华，但有意又巧妙地建这样清静美好的地方，似乎并不多见。它是真正的闹中取静，北边是长安街，南边是前三门大街，几十年以来却一直保持着难得的清幽。特别是它的林阴夹道，即使炎热的夏天，也让那一树树的蝉鸣叫得凉爽了。大雪纷飞的冬天，满地没有被车轮碾过的皑皑积雪，满眼

耀眼的玉树琼枝，总有一种走在树林里的恍惚，是城市中难有的感觉。去年，儿子在美国来信说想家，想要看看我们的照片，我们便到了正义路，正是雪后的早晨，照片背景那一片挂满晶莹雪花的树间，夹杂着红叶和黄叶，色彩那样的明艳。接到照片后，儿子都认不出北京居然还有这样漂亮的地方。

一座城市，在寸土寸金的闹市中心，能不能创造出这样给予人们性情或情感空间的疏朗和挥洒，使得城市的空间不仅仅只是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的切割和计算，不仅仅只是水泥森林和灯红酒绿的堆砌和闪烁，实在需要一座城市的艺术修养。天津大学建筑学教授荆其敏先生将这样的城市建设布局称之为“情事结点”和“亲密空间”。他曾经说：“许多城市中著名的情事结点多是自然形成并逐渐成为传统的，美好的亲密空间必然都有其良好的环境因素，建筑师要关注这种人类情感的需求，创造优美的城市情事结点和亲密空间。”正义路，就是属于我的这样一个城市情事结点和亲密空间。
(肖复兴)



雨前

最后的鸽群带着低弱的笛声在微风里划一个圈子后，也消失了。也许是误认这灰暗的凄冷的天空为夜色的来袭，或是也预感到风雨的将至，遂过早地飞回它们温暖的木舍。

几天的阳光在柳条上撒下的一抹嫩绿，被尘土埋掩得有憔悴色了，是需要一次洗涤。还有干裂的大地和树根也早已期待着雨。雨却迟疑着。

我怀想着故乡的雷声和雨声。那隆隆的有力的搏击，从山谷返响到山谷，仿佛春之芽就从冻土里震动，惊醒，而怒茁出来。细草样柔的雨声又以温存之手抚摩它，使它簇生油绿的枝叶而开出红色的花。这些怀想如乡愁一样萦绕得使我忧郁了。我心里的气候也和这北方大陆一样缺少雨量，一滴温柔的泪在我枯涩的眼里，如迟疑在这阴沉的天空里的雨点，久不落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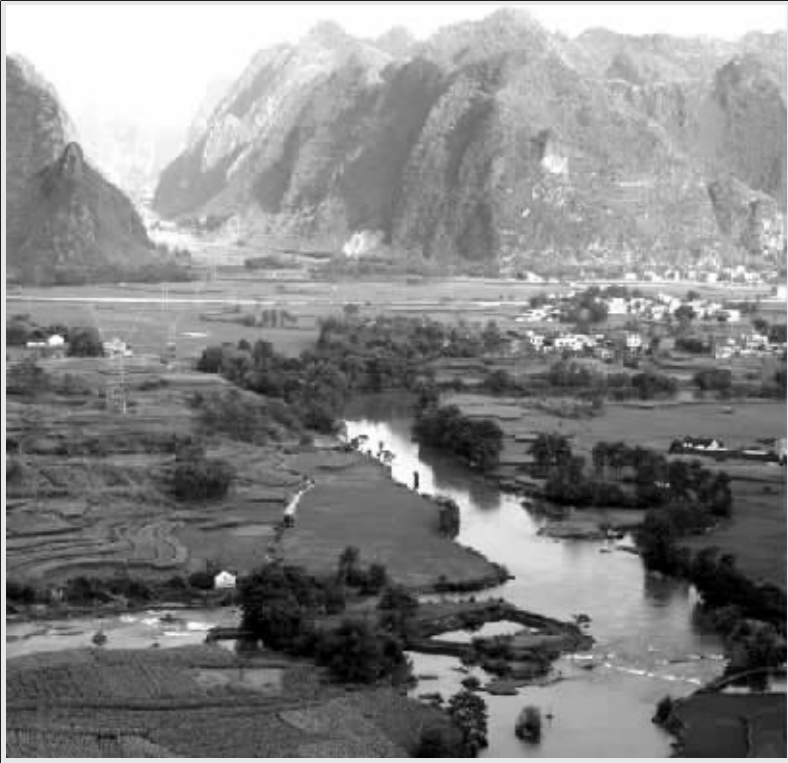
白色的鸭也似有一点烦躁了，有不洁的颜色的都市的河沟里传出它们焦急的叫声。有的还未厌倦那船一样的徐徐的划行，有的却倒插它们的长颈在水里，红色的蹼趾伸在尾巴后，不停地扑击着水以支持身体的平衡。不知是在寻找沟底的细微的食物，还是贪那深深的水里的寒冷。

有几个已上岸了。在柳树下来回地作绅士的散步，舒息划行的疲劳，然后参差地站着，用嘴细细地梳理它们遍体白色的羽毛，间或又摇动身子或扑展着阔翅，使那缀在羽毛间的水珠坠落。一个已修饰完毕的，弯曲它的颈到背上，长长的红嘴藏没在翅膀里，静静合上它白色的茸毛间的小黑眼睛，仿佛准备睡眠。可怜的小动物，你就是这样做你的梦吗？

我想起故乡放雏鸭的人了。一大群鹅黄的雏鸭游牧在溪流间。清浅的水，两岸青青的草，一根长长的竹竿在牧人的手里。他的小队伍是多么欢欣地发出啾啾声，又多么驯服地随着他的竿头越过一个山野又一个山坡！夜来了，帐幕似的竹篷撑在地上，就是他的家。但这是怎样辽远的想象呵！在这多尘土的国土里，我仅只希望听见一点树叶上的雨声。一点雨声的幽凉滴到我憔悴的梦，也许会长成一树圆圆的绿阴来覆荫我自己。

我仰起头。天空低垂如灰色的雾幕，落下一些寒冷的碎屑到我脸上。一只远来的鹰隼仿佛带着怒愤，对这沉重的天色的怒愤，平张的双翅不动地从天空斜插下，几乎触到河沟对岸的土阜，而又鼓扑着双翅，作出猛烈的声响腾上了。那样巨大的翅使我惊异，我看见了它两肋间斑白的羽毛。接着听见了它有力的鸣声，如同一个巨大的心的呼号，或是在黑暗里寻找伴侣的叫唤。然而雨还是没有来。

(何其芳)



寥平 摄

山村

我的花花草草

很喜欢花花草草，却不善侍弄，往往是姹紫嫣红的捧进家门，几天后再垂头丧气盆掣着盆地端出去。几次三番后，便有了自知之明，不再奢望自家阳台上有什么锦簇的热闹了。然而，花草有情，并不因愚钝而弃我，此生何幸，也能沐浴到花草的恩泽？

我的吊兰，品种各异。有的叶片大气，肥硕圆润；有的叶片婀娜，纤细修长；还有的叶子细细碎碎，飘飘洒洒，像被筛落的绿色的阳光，又像哪个玲珑女孩窃窃的私语。我不知道她们具体的名字，就给她们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吊兰。我的吊兰极少开花，她们只知道一股脑地拔节抽芽长叶，快快乐活地播撒着浓浓淡淡的绿意。那些枝枝叶叶自上而下任性地垂下来，枝条横斜有致，叶片密集有序，层层铺展开来，那边的就像飞流而下的绿色瀑布，这边的又如争奇斗艳的孔雀开屏。我的目光在欣喜中流连着，仿佛聆听到了一曲曲空灵的清音。

我的吊兰生命力极强，随便

扯下一根，再插进泥土里，便又会扎下根，成为又一个蓬勃的新生命。而今，我却再也舍不得弄断任何一枝，任由她们泼刺刺地疯长。我的吊兰是一群好奇的孩子，他们先是怯生生地攀着花盆的边缘，探头探脑地向四周张望，然后，便顽皮地一跃而下，争先恐后地生长开了。他们迅速占领墙壁，又沿着地面墙角，肆无忌惮地挥洒着生命的快意。于我，能在每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欣赏到这婆娑静美的生命本色，真的是莫大享受啊。

在吊兰大片的碧绿映衬之下，我的云竹轻盈曼妙，翩然凌空，大有超凡脱俗的仙态。枝干疏密有致，有竹的风骨；叶片轻柔舒展，有云的飘逸。我的云竹是真正的小家碧玉，你看，她纤细柔弱，袅袅婷婷，多么的惹人怜爱！我的云竹亦是高贵的大家闺秀，凤尾迤迤，典雅端庄，仪态万方！有微风抚来，便会旋起曼妙的舞姿，那一片片在眼前摇曳的，分明就是心头那缕深黛色的清风！静观云

竹，不由会想入非非：几茎细细的枝干已化作了秀雅的竹林，清风和诗，击节作歌，雅士流觞，浣女晚归。光影流转，堂皇迷离，我贪婪地独享着这份热闹与宁谧。

我的茉莉又开花了！当我这样骄傲地宣布时，早已记不清这是今年第几次开花了，反正是一批刚刚凋谢不久，便会有肥厚油绿的叶子从枝桠间冒出来，而珍珠般点缀在这些叶簇间的，就是新的花苞了。这些小小的花苞就是我家的芳香之源，从这一刻起，便有丝丝缕缕的芬芳流淌出来，直到这些星子般的花苞绽放成如雪的花朵，直到如雪的花朵如枯蝶般从枝头飘落。喜欢这种沁人心脾的感觉，喜欢这令人神清气爽的气息！花香种种，独爱茉莉芬芳。

我能给予的，不过是一捧泥土一杯清水而已，而我的花花草草，却以怡人的绿意和清雅的花香润泽着我的双眸，抚慰着我的心灵，让我能在片刻的宁静中，看到一抹久违的纯净的微笑。

(肖波)

那些毫无意义的事

他一直在做着我们看来毫无意义的事。

他给国内一家知名刊物当公益质检员，每月自费买杂志，认真地填好质检表，通过电子信箱发过去。他做了一年，一分钱没拿到，杂志社仅发给他一个“优秀质检员”荣誉证书。

周六上午我们都在睡懒觉，他却去选修跟专业不沾边的工商管理，我们都笑他不务正业；下午我们都窝在寝室里打游戏，他却跑去参加日语补习。他和我们一样，用手机看从网上下载的电子书，玄幻的、异能的、都市的，各种各样的他都看。

我们看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已，看过就忘了。但他不一样，他说他也能写这样的小说。结果，他还真地写了起来。每天看到他的时候，他都在对着 WORD 文档发呆，偶尔对着键盘敲很长时间的字。

毕业时，他和我们一样只有本科学历。

就在我们求职四处碰壁时，他很快被一家杂志社录取了，因为他有国内知名刊物的“优秀质检员”证书，所以在 100 多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。

当我们终于找到一份可以勉强维持生计的工作时，他已经升到了杂志社的管理层，因为他有双学位，学的是工商管理。

接着，杂志社有了做网站的计划，并把方向定在了当时最吃香的网络文学上。他顺理成章地成了网站负责人，因为他写过将近 100 万字的网络小说，他和国内几乎所有有名的小说网站都签过约，他熟悉这些网站的盈利模式，虽然他并没从中赚到多少钱。

后来，杂志社的网站越做越火越做越大，网站决定进军海外。当时日本网络文学的受众很广，所以网站进军海外的第一站锁定了日本。他当仁不让地成了网站海外办事处的头儿，因为杂志社里只有他一个人懂日语。

那些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的事，他却使之产生了价值，这些价值成了他成功路上的垫脚石。

(陈威)

